

讀通鑑論卷二十五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譔

順宗

王伾王叔文以邪名古今二韓劉柳皆一時之選韋執誼具有清望一爲所引不可復列於士類惡聲一播史氏極其貶誚若將與趙高宇文化及同其凶逆者平心以考其所爲亦何至此哉自其執政以後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貶李實召陸贄陽城以范希朝韓泰奪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亂政以快人心清國紀亦云善矣順宗抱篤疾以不定之國儲嗣立諸人以意扶持而冀求安定亦人臣

之可爲者也所未審者不能自量其非社稷之器而仕宦之情窮耳初未有移易天位之姦也於時宦官秉德宗之危病方議易儲以危社稷順宗瘖而不理非有夾輔之者則順宗危而憲宗抑且不免代王言頌大政以止一時之邪謀而行乎不得已亦權也憲宗儲位之定雖出於鄭綱而亦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諸內豎修奪兵之怨以爲誅逐諸人之地則韋執誼之驚王叔文之憂色雖有自私之情亦未嘗別有推奉思搖國本如謝晦傅亮之爲也乃史氏指斥其惡言若不勝實覈其詞則不過曰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惻然自得屏人竊語莫測所爲而已

觀其初終亦何不可測之有哉所可憎者器小而易盈氣
浮而不守事本可共圖而故出之以密謀本無他奇而故
居之以險膠漆以固其類亢傲以待異己得志自矜身危
不悟以要言之不可大受而已矣因是而激盈廷之怨寡
不敵眾謗毀騰於天下遂若有包藏禍心爲神人所共怒
者要亦何至此哉伾叔文誠小人也而執說等不得二人
不足以自結於上伾叔文不得於牛昭容李忠言不足以
達於篤疾之順宗嗚呼漢唐以後能無內援而致人主之
信從者鮮矣司馬溫公之正而所資以行志者太后楊太
洪之剛而所用以衛主者王安蓋以處積亂之朝廷欲有

所爲弗獲已而就其可與言者爲納約之牖也叔文伍之
就誅入司馬之遠竄事所自發亦以宦官俱文珍等怨范
希朝韓泰之奪其兵柄忿懣急洩而大獄疾興諸人旣蒙
不赦之罪神策監軍復歸內豎唐安得有斥姦遠佞之法
哉宦官之爭權而迭相勝負耳杜黃裳袁滋不任爲主也
故執誼等有可黜之罪而遽謂爲千古之敗類則亦誣矣
繇此以觀士之欲有爲當世者可不慎哉天下之事昭昭
然揭日月而行者與天下共之其或幾介危疑事須密斷
者則緘之於心而制之以獨若驟得可危之機震驚相耀
以光大之舉動爲詭秘之聲容附耳躡足晝呼夜集排羣

言斂眾怨自詡爲憂國如家乃不知旁觀側目者且加以
不可居之大慝事旣祕言不能詳欲置辯而末從身受天
下之惡自戕而已矣易曰不出戶庭无咎慎之於心也不
出門庭則凶矣門內之密謀門外之所疑爲叵測者也流
俗之所謂深人君子之所謂淺夫也讀柳宗元謫後之書
匪舌是出其愚亦可哀也已

憲宗

禮何爲而作也所以極人情之至而曲盡之也古禮之佚
不傳者多矣見於三禮者唯喪禮爲畧備達於古今無不
可繇也然而猶有闕焉時之所不然事之所未有情之所

不生禮之所未及也於是而後儒折中論定之道有可參酌以極得其中則遭亂失其父母尋求不得生死莫能知而爲之追服是已禮文之未及此也有故古者分土建侯好問不絕偶爲仇敵而禮之往來不廢聲問相逮無有阻也故諸侯失國而爲寓公大夫去國而有羈祿卽其爲行人而見執臨戰伐而見俘其生其死必相問矣則生而遙告以吉凶死而得奔喪還葬奚有尋求不得而待追服者哉王莽之世盜賊並起永嘉而後胡漢分割於是而貴賤均於俘囚老弱隨其轉徙千里無人音問旣絕轉掠不定踪跡莫稽乃有父子殊天終相睽隔母妻漂散不審存亡

者嗚呼生不得聚死不得知疏衰者非人子之可用報親
者而猶不克盡三年之哀慕亦慘矣哉晉庾蔚之等始建
議尋求三年之外俟中壽八十而厭之此亦以禮定情之
極致周公復起不能易也德宗母沈太后因亂陷賊不知
所在德宗卽位尋求數十年不得迨德宗之葬禮官乃申
蔚之之議以德宗啟殯日發沈后之喪因此而祔廟之禮
行焉夫蔚之限尋求以三年俟發喪於中壽而德宗終身
不廢尋求者以德宗已正位臨民爲宗社主不容因母而
廢大政卽位尋求兩不相礙也而士大夫旣含重哀必廢
婚宦盡心力爲尋求地期以三年則人子之志伸而生人

之理亦無崩壞之憂矣晉宋以來有因此而永絕婚宦者其志可尚而其道不可常殆亦賢者之過蔚之裁之以中不亦躋與不宦則祭祀不修不婚則繼嗣不立抑非所以廣孝也且夫尋求不得而生死固無據焉銜恤靡至一以喪禮居之萬一親幸而存豈非之生而致之死乎卽位而尋求臨朝不廢之典宜於天子限求以三年權停婚宦宜於士夫酌中壽之年以服喪生存之望可絕以敬殯之日而爲忌八子之道以終變而不失其常補古禮之未有合先聖之大經此其選已

杜黃裳

請討割闢武元衡之請徵李錡李絳之策王承

宗田興不待加兵而自服皆時爲之也知時者可與謀國
矣自僕固懷恩以河北委降賊而僭亂不可復制者安史
之誅非唐師武臣力制其死命而殪之賊自敗亡而坐收
之也幽燕河濟賊所糾合之蕃兵突騎皆生存而梟雄之
心未艾田承嗣薛嵩朱希彩之流狼子野心習於戰鬪狃
於反覆於斯時也雖李郭固無如之何而下此者尤非其
敵也代宗驕之德宗挑之俱取敗辱雖有黃裳元衡之能
斷李絳之善謀我知其未易爲籌度也至於元和而天下
之勢變矣嚮所與安史同逆矯厲自雄者死亡盡矣嗣其
僭逆者皆紈袴驕憨弋色耽酒之豎子也其偏裨則習於

叛合心離志怠各圖富貴之庸夫也其士卒則坐糜粟帛
飲博遊宕之罷民也而狎於兩代之縱弛不量力而輕於
言叛乃至劉闢以白面書生李錡以貴游公子苟得尺寸
之士而妄尋干戈此其望風而仆應手而糜者可坐策之
而必於有功韋丹李吉甫且知西川之必下以勸興師況
黃裳元衡之心社稷而有成謀者乎故德宗奮而啟禍憲
宗斷而有功事同而效異也夫既知其可以討矣則亦知
其可以不戰而屈之矣姑試其威於西川而西川定再試
其威於鎮海而鎮海平河北豢養之子弟固不測朝廷之
重輕而苟求席安以自保眾心俱弛羣力不張於斯時也

唐雖不自信其有必勝之能而魏博成德非王武俊田悅之舊彼自知之亦可眾量之矣吉甫目擊杜武之成績欲效之以徼功於河北是又蹈德宗之覆轍也李絳之洞若觀火又豈有絕人之智計哉故代宗之弛而失御憲宗之寬而能安亦事同而效異也所以異者無他惟其時也時者方弱而可以彊方彊而必有弱者也見其彊之已極而先自震驚遂胸縮以絕進取之望見其勢之方弱而遽自蹉跎因興不揣之師此庸人所以屢趨而屢蹶也焚林之火達於山椒則將燬撲之易滅而不敢撲待之可熄而不能待亦惡知盈虛之理數以御時變乎劉淵石虎苻堅耶

律德光完顏亮天亡之在眉睫矣不知乘時者猶以爲莫可如何而以前日之覆敗爲懲悲夫

制科取士唐之得元白宋之得二蘇皆可謂得人之盛矣
積居易見知於裴中立軾轍見重於司馬君實皆正人君子所嘉與也觀其應制之策與登科以後抗慨陳言持國是規君過述民情達時變洋洋乎其爲昌言也而抑引古昔稱先王無悖於往聖之旨則推重於有道之士而爲世所矜尚宜矣推此志也以登三事任密勿匡主而庇民有餘裕焉乃此數子者旣獲大用而卞躁譎張彙引匪人以與君子相持而害中於國雖裴馬秉均以臨之弗能創艾

也然則制科求士於言將不足采而可以辯言亂政之責
斥之乎夫此數子者非其言之有過善觀人者不待其敗
德之已章而早已信其然矣奚以明其然也此數子者類
皆酒肉以溺其志嬉遊以蕩其情服飾玩好書畫以喪其
守凡此非得美官厚利則不足以厭其所欲而精魄旣搖
廉恥遂泯方且號於人以爲清流之津逕而輕薄淫泆之
士樂依之以標榜爲名士如此而能自樹立以爲君之心
膺國之楨幹民之蔭藉者萬不得一文章之用以顯道義
之殊塗宣生人之情理簡則難喻重則增疑故工文之士
必務推盪宛折暢快宣通而後可以上動君聽下感民悅

於是游逸其心於四維上下古今巨細隨觸而引伸一如其不容已之藏乃爲當世之所不能舍則蘇軾所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者是也始則覃其心以達其言旣則卽其言以生其心而淫佚浮曼矜誇倣辟之氣日引月趨以入於酒肉嬉遊服飾玩好書畫之中而必爭名競利以求快其欲此數子者皆以此爲尙者也而抑博覽六籍詭遇先聖之緒說以濟其辯則規君過陳民情策國事皆其所可沈酣以入痛快以出堂堂乎言之若伊訓說命七月東山之可與頡頏矣則正人君子安得不斂衽以汲引爲同心而流傳簡冊淺學之士能勿奉爲師表乎乃有道者沈潛

以推致其隱則立心之無恆用情之不正皆可卽其述古
昔稱先王之中察見其誠淫況其濫於浮屠侈於游冶者
尤不待終篇而知其爲羊羶蟻智之妄人哉若其淋漓傾
倒荅臨軒之問陳論劾之章若將忘辱忘死觸忌諱犯眾
怨以爲宗社生民計者固可取爲人主之龜鑑而不得斥
之爲非則唯上之所以求之者以直言敢諫設科則以應
知遇取名位者在此慧足以及膽足以勝固無難伸眉引
吭以言之無忤而可取者不乏也是故明主之求言大臣
之廣益無擇於人也言而可聽者樂取其言以釋吾回而
增吾美也若其用人也則不以言也言而可聽必考其用

心之貞淫躬行之儉侈而後授以大任也書曰敷奏以言言無不盡若其黜陟則必明試以功而後定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誠千古片言之居要矣然則策賢良以問政明王廣聽大智之道也設制科以取士唯其言以登用之則國是亂佞人進治道之大蠹也制科而得才士如元白二蘇而止元白二蘇長於策問奏疏而止不恣其辨以終爲君子傷節宣之權人主大臣司之可弗慎與

廟謨已審采諍臣之弼正以決行止其於治也有失焉鮮矣廟謨無據倚羣臣之道謀以相爭辯其於亂也幸免焉鮮矣何也買賢然於得失利害之不事至而無以自主